天啓滇志

滇志卷之三十二

拾遺第十四之一

舊志標欵十二以雜志終篇宜無遺縕爾章雅廣雜志之義雜者事之支也微詭恢奇稗官小說雜然並陳於前而其所取者災祥怪異僅列兩端則外此而見聞殊特遺不足收者亦多矣𭧂古學既湮文獻不足欲以一耳一目上下千古敢自信諸寸心哉于是選義按部廣為是編正史闕積或別存撿𥕛之餘故府史傳或雜出老叟之口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苟有槩於負暄亦何慚於炳燭雖然以無遺言拾不若以有遺言拾之為

發也以一人言摭遺不若以衆人言摭遺之爲大也廣用物則伐山之後興窮巖取精則覆瓿之需何取必有非摭遺者矣備未也約略雜之雄辯則大古鉉謎閱海嘯之幽微則八紘咸墳必有非非摭遺者矣竟此輩也雖謂滇無遺志可焉

補事

劉斐漢帝傳興平元年益州蠻夷獻鷄雞三詔曰往者益州獻鷄鴉三枚夜養三升麻子令殺償驕貴此爲無益有損可付安西將軍揚定國令歸本土

世說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覽筆便作一句云

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
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
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唐貞元中邊將告乏馬李泌言於上曰北和回紇南
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則吐蕃自困馬以易致矣再
三論辨乃從之與回紇和親毘可汗上表稱臣又請
上大喜謂泌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奈何
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夫招雲南則是
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古來臣屬中國忠無故
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
爲唐臣臣故知其不可招也

詔雲南蠻附吐蕃蕃盜塞必以為鄉導韋皋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來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其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於殊俗則揣戾者化願皆封以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約東南鬼主驃傍苴夢衝等絕吐蕃遣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畢將師臯遣精卒二千與蠻其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乞藏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及論東柴等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

校吏部尚書兼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閤
羅鳳西結吐蕃但勢强弱為患皐能綏服之故戰有
功詔以那時為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
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皐遣別
將蘇峞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
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黄州維制諸蠻城龍溪於
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
皐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勔張芬分出西靈關破
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雞攻下
羊溪等三城取剣山屯焚之年道元帥論莽熱來援
與戰破其軍進拔白岸乃城鹽州詔舉休士以功為

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
水白狗逋租弱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皐請
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
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於仲通下兵南
溪道遂閉至是南征北谷近吐蕃故皐治復之繇黎
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皐統押
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盡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十三年復嶲州吐蕃悉完壘造舟謀擾邊皐
輒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
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芘二蠻又內附贊普怒
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爲帝詔皐深入以撓虜

皋遣大將陳廸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讐冕董振走維州邢玼出黃崖畧棲雞老翁城高倜王英俊趨谿峨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石山成溪臧守至道茶嶲韋良金趨平戎浴椎明自靈關夏陽攻逋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渡河陳孝陽率蠻酋邪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

楊收為杜悰節度府判官蜀有可縣置嶲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溉稻或謂悰計興屯田省轉餉以飽邊士悰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今發西南屯士往耕則姚嶲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戍役士憩假令大穰舉得長驅

是資戍粮豈國計耶乃止始南詔自大中以來寇邕州掠交阯調華人往屯涉氣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甚張汝謙預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蹋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

徐申爲嶺南節度使遠俗以攻剽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益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繇蠻抵蜀擣闢不傳詔可

李師望諸宗屬也自負才畧欲以方面爲己任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數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自鳳翔少尹擢

領此任于時四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乃陰通南詔於是蠻軍爲近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元戎竇滂不能遏戴師空亦尋受貶黜隴西

西川自劉闢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叩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通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呼譟而逐之蠻一迴顧俗走如墻墻崩爲自晝及明終不能擒致其怯弱如此文王蜀先主時雲南冦蜀蜀軍孚戢欲吞之俘擒殺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大尉渤海高公駢自天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届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畫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酋懲交阯之敗望驛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繞臨遂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窺之畫地勢圍版築爲慮畚鍤將施亭候有驚乃命門僧景仙（此僧多爲掌武決策人謂是羅勳滿湖而變名也）奉使入南詔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聾慄不暇矣以詐勝斯之謂也

南蠻侵軼西川自咸通以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鎮爲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

莫傳蜀城掌武元選銳戟救患人皆被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僖宗幸蜀深歎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陽飛章言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留而鴆之迨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清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清美也前志奇鯤傳載此詩無末二句儂智高自邕州敗奔南詔西南夷聞之聲言智高將借兵南詔以入蜀時知成都程戡遽罷去轉運使高

及夫權知成都得繇大恐特擇雲郡勸民還入城郭
且令逐縣添弓手蜀人久不見兵革懼甚洶洶待亂
文潞公為長安帥知兩蜀無武備即車載關中器甲
入蜀蜀人益懼朝廷遣張安道出帥成都於道中見
所運關中器甲即令所至納下又罷所添弓手蜀人
聞之皆安歸田畝公除聞智高入蜀之報本雅州蓄
牙郎號任判官者所為遂呼至成都詰其欺盡聲動
搖兩蜀狀將斬之以徇任震恐伏罪乞以舉家數十
口繫雅州獄身自入蠻窮問智高諸實通月不至請舉
家為戮公久之乃許任如期至得小雲南書言智
高至南詔復謀為亂為南詔所殺公乃釋任而奏其

事初邕州之捷朝廷未知智高存亡故未盡賞戰功
至是乃命加賞將吏
劉恂有親表嘗奉使雲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
致遠如中土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使于百花樓樓
前入舞象曲動蠻優引入象以金羈絡守錦繡垂
身隨拍騰踏動頭搖尾皆合節奏
元末保寧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懼為所掠
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
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玉珍兵虜雲南邂逅其叔父
贖之歸成都人稱爲韓貞女云
洪武間附馬牛城有罪

上命戍金齒衛公至同往道卒

上聞命械賊至金齒殺之初至指揮胡琛即欲奉
旨誅曰姑緩一日琛以
上命不可緩遂殺之後果有赦減命使者馳呼留人
然已無及矣

高起居華洪武中戍永昌自言為起居注時同羅法
者三十餘人刑部尚書開濟引奏
上閉目不答又之開目濟又數奏如前
上復閉目不答如是者三始曰某人並某人着去充
軍其餘者俱殺了因自思同羅法者每見
上意善咨爭先進言一個

上怒沓縮忍失措唯某與吾喜亦不敢肆言怒亦不
敢惴惴然所以遂蒙
天監貸死耳
永昌戍卒葉景和年十四從父母自南京來戍解官
千戶欺和其母不從凌辱備至父亡俟置之死景和
逃還京撾鼓郎時
召入俾盡言毋恐遣提解千戶令候提對無辭遂令
景和看而斬之仍解景和並母充戍景和初見
聖意惻容憫悼哀意未減而更解遠戍南園錄隸此
二事見
聖祖慎罰勤政至公無私因恭紀之

孝宗時光祿寺以雞變進御
上食而美將僕取輒止近臣請故
上曰朕素從心預備以待為費多矣
成化中錢能怙寵敎虐滇人如在水火無敢言者滇
安南文毅輅奏請推舉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臣巡
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恕以南京戶侍改任單騎履
滇自奉菲薄揭示通衢人皆焚香禮之其祭兄文曰
昔徃撫滇人皆言錢能勢不可犯犯即有大禍惟兄
勸從正果遇禍兄以死理雪從是觀之公畏天憫人
固非利害所能怵而其兄之賢亦有以助之又高公
知人皆宜拈出

靖遠伯征麓川初用江西徐節仙行符術狃恩任用
黑犬等物入皆笑之後於所斬慢功官士皆以爲奇
功各陞其子曰當時不如此功不就令不嚴也有識
又稱之
洪武制外衛軍七分屯種三分操備蓋以七人所種之
穀養三人也但初則一軍授田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
歲徵穀五十石入屯倉每月支穀二石歲支二十四
石爲衆小糧支三石二斗爲種穀是徵五十石入
倉其費在官止二十二石八斗也後官吏爲姦屯
倉既遠漸不可支七分軍歲納穀五十石益困每告
訴皆云莫可改後都指揮張麟精審其備遂爲奏改

各四與除謂以家小吃穀二十四石又種穀三石二斗皆與軍而除其歲徵之穀也然穀之納亦多弊遂照例以米四斗折穀一石使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于是軍不困而官易徵運今便之

補地理

名山洞天福地記云第三西城洞周迴三千里名太玄總真之天在梁州西王母所居崑崙之別宮湖奥洞在姚州西

山海經云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

郭義恭廣志曰建寧郡其氣平冬不極寒夏不極暑盛夏如五月盛冬如九月天下之異地海內唯有此按月令記五氣之中位宜在西南如此豈當土行之方戊己之域乎

又曰朱提之東南六百里土氣和適盛夏之月熱不

鬱蒸猛冬之時寒不慘慄
唐書驃國之地南盡滇海北通南詔渠些城東北距
陽苴咩城六千八百里楊慎謂滇海即今滇海又謂
渠些即杜詩所謂和親邏洋城今作摩些其字雖異
地一也音一也按楊苴咩城今大理府古南詔所都既
東北距大理六千八百理安得以滇池為南彊蓋驃
國即緬甸蠻夷之地南盡大海自阿瓦江頭通羅
浮海而東或通閩粵唐書以南海為滇海而用脩承
訛遂以為滇海耳又按摩些今為麗江府在大理西
北驃國亦不應越大理而北通摩些則謂渠些為摩
些者亦非也今臨安府南有摩沙勒巡檢司以通元

江老撾諸裔隸國北履其治是乎

唐書昆彌國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洱河為界其俗與突厥畧同相傳云與匈奴本是兄弟國也漢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部其後復絕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武德四年巂治中吉弘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之入貢新唐書又云土歊濕宜杭稻隨水草畜牧夏出高山冬入深谷今瀾滄衛永寧浪蕖間當是其地風俗亦畧同大理志乃謂昆彌為白崖非也諸葛亮代南蠻戰于洱水之南白崖姚巂入滇古路何言不至耶其實昆明以池得名昆彌之為昆明聲相近而訛耳

補山川

梁祚魏國統曰西南夷有大湖名禁之水水中有物嘖嘖作聲射中木石則破裂中人則死名曰鬼彈聞聲已至不可得見也永昌郡東百八十里瀘倉有瘴徃以二月渡之行者六十人皆悉悶亂毒氣中物則有聲中樹木枝則折中人則令奄然青爛與古郡領九縣經千里皆有瘴氣郡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

南夷志諸葛亮五月渡瀘大如臂川中氣候常熱雖方冬行過者皆袒衣流汗量水川在滇池南兩日行漢爲黎州也川中有天地其地水南流水流甚廣石

賣甚狹此寰忽窒則百姓憂溺

永昌郡傳曰朱提在犍南千八百里治朱提縣川中

從廣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千頃名千頃池又有龍

池以灌溉種稻與楚道接多猿羣聚鳴嘯于行人徑

次聲聒人耳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

之不能去

東坡詩紀所經温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為最滇中寧

州白崖曲江德勝關浪穹宜良鄧川三泊江川羅次

所在有之不止數十處而安寧為最凡温湯所在下

必有硫黄其水猶有味獨安寧清澈見底垢自浮去

不積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其竅出丹沙數粒遍知

其下有丹砂傳聞歙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從周王褒溫湯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自礬丹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暖流耳

荆州江古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荆州高齋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又移餘齋則聞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滇中環湖苦多蚊而寶珠寺乃絕無影響其理不可曉也

九州要記王質爛柯山在嶲州昆明縣

神異經云西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為扃

洱河八月望夜河海正中有珊瑚樹出水面漁人往

往見之世傳海龍獻寶內典云珊瑚樟月此世外事不可以意度其有無也冬月海風水面起火高數丈莫知其故易象曰澤中有火海賦云陰火潛然豈其事與

諸葛亮表益州郡有朧文山澤山司彌歷山婁山碎龍山皆未詳所在

漢書越巂郡青蛉縣有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令以姚安爲古青蛉而姚安竟無禺同且云有金馬碧雞則禺同又似在會城矣又漢書青蛉屬越巂弄棟屬益州而今蜻蛉弄棟同係安亦未確

又云俞元裝山出銅在河中洲上律高西石室山中

錫東南監町山出銀鉛賁古北采山出銅錫西陽山出銀鉛南爲山出錫益州郡勝休縣有大河從廣百四十里深數十丈河水東至毋掇入橋俞元縣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揵靡縣南山臘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嶲入繩過郡二行千二十里秦臧縣牛蘭山耶水所出南至雙柏入濮行八百二十里葉榆縣葉榆澤在東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僕行五百里嶲唐縣周水首受徼外又有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弄棟縣東農山無血水所出北至三絳南入繩行五百一十里滇池縣大澤在西地周二百里北有黑水祠水是温泉同瀨縣談虜山迷水所

出東至談稾入温毋棳縣橋水出東至中留入潭過
郡四行三千一百二十里來唯縣從陝山出同勞水
出徼外東至麋泠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
里越嶲郡臺登縣孫水一曰白沙江南至會無入若
行七百五十里遂久縣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
過郡一行千四百里青蛉縣臨池灊在北僕水出徼
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應劭
曰青蛉水出西東入江牂牁郡句町縣文象水東至
增食入鬱又有盧唯水來細水伐水都夢縣壺水
東南至麋泠入尚龍谿過郡二行一百六十里西隨縣
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泠入尚龍谿過郡二行千

一百六里毋歛縣東至澤中入潭今山川循昔而名之相仍者十無一二矣漢初闢滇察地脉以載形方考據寂寥夫地從中國名從主人以古史較今志而流峙宛在目中固不必問諸水濱矣

尋甸府易龍驛東南中和山又名賽武當以祀真武有巡撫蔣公宗魯記中途有閣索廟下視左右兩山排列各十六以象旗鼓有旗號二十四山之號

永平縣南十餘里有溫泉在路之東鑿為池萬曆丁酉重修有兵備副使晉安鄧以仁新新泉刻於石

補形勝

王元美宛委餘編云滇詔之地碧雞金馬蒼山洱水勝甲天下寧無仙眞總理蓋記者當時中國版圖未備無所考証耳四海之外九天之表乃能懸立五岳羣山之名耶

補風俗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羃羅全身障之猶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席帽垂絲網之飾以珠翠至煬帝去席帽戴皁羅巾幗而以席帽油御雨云唐永徽中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為淺露開元初宮人著胡帽靚粧露面古制盡矣今山西蒲州婦人出以錦帕覆面至老不去雲南當城亦然大理婦女戴次上大帽亦古意之遺也

周禮三農有兩訓仙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後鄭云原與隰及平地用修謂先鄭之說為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滇南之雷鳴田水農廣東之葑田

雲南之海稗諺所謂拜水揮袂撐船劃稍者也若原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甸也

楊用脩漁家傲詞自序云宋歐陽六一作十二月鼓子詞今之漁家傲也元歐陽圭齋亦擬為之專詠元安燕京風物予流居滇雲念載遂以滇之土俗擬兩歐為十二闋雖藻麗不足儷前賢亦紀矜州故鄉之懷耳其詞有云四月滇南春迤邐八節常如三月裏其頃浴佛金盆水又云五月滇南風景別清涼國裏無煩熱雙鶴橋邊人賣雪又云六月滇南波漾渚東寺雲生西寺雨水椿斷處餘霞補松炬熒熒宵作午蘭舟桂楫喧簫鼓又云八月滇南秋可愛紅芳碧

樹花仿佳又月十二日滇南娛歲晏家家餌雕盤薦皆實錄也滇人謂虹為水椿歲暮蒸白粲擣為丸以雕槃盛之薦于祖禰

南詔王自稱曰元、謂其下曰昶、田五畝曰雙、申公會詩曰、有美一人、陽汝之何、注、巴濮之人自呼曰阿陽、王元美云、西南女人自稱曰婸、

鄧侍御公六言詩地控雙關金碧雲開雨過東西盈尺海波瀰瀰四時草色棲凄岑頭半起雲彩海西初青开荻岸蘆洲相向碧雞山下人家細雨斜拖白練春風自剪紅羅感此驚心濺淚故園歸去如何沘水河邊月白花橋閣下雞鳴風遞一聲晝曉星殘幾

默松明又有日出高原烟水雷鳴初淵田晴注云滇俗猪水處皆稱海子呼雲為雲彩初生月曰月牙畫角為晝曉松炬為松明高田為雷鳴田謂雷鳴雨沛始得播種也拖白練鳥名剪紅羅花名沙水河花橋関俱地名

補物產

華陽國志云牢夷有竹其節相去一丈名濮竹南方有布蒂竹長百丈圍三丈餘可以爲大舟筍味甚美今未聞又云筋對青牛青羊紫二色可愛彼中人亦未見拈出

竹譜曰棘竹駢深一叢爲林根如推輪節若束針亦曰笆竹城固是任篾筍既食鬢髮則侵釋曰大者二尺圍肉至厚實南中夷人破以爲弓枝節皆有刺種以爲城卒不可攻萬震異物志又云種爲蕃落阻過層墻或卒崩根出如大十石物縱橫相承如繰車一名笆竹見三倉筍味落人鬚髮今廣南勝越夷中皆

有刺竹如譜所云夫竹比君子而義落乃為荊棘華
戎不同實郎物有然者矣
又曰筋竹為矛稱利海表槿仍其榦刃即其杪生于
日南別名為篥釋曰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南
土以為矛其筍未成竹時堪為弩絃見徐忠南中奏
劉淵林云夷人以史葉竹為矛余之所聞即是筋竹
豈非一物而二名者滇中有筋竹葉差小于它竹堅
而且直戍卒取以承槍甚美利也
又曰簹與由衙厥體俱洪圍或累尺簹實衙空南越
之居梁柱是供釋曰交州廣志云由衙竹亦有生于
永昌郡為物叢生

文曰竹之堪杖莫尚於筇碟砢不凡狀若人工豈必
蜀壤亦產餘邦一曰扶老名實縣同釋曰窮竹高節
實中狀若人刻廣志云出南廣筇都縣然則邛是也
名猶高梁堇張騫傳云于大夏見之出身毒國始感
邛杖中開越嶲越嶲古身毒也張孟陽云邛竹出興
古盤江縣山海經謂之扶竹生尋伏山去洞庭西北
一千一百二十里黃圖云華林園有扶老三株如此
則非一處賦者不得專為蜀地之生也禮記曰五十
杖于家六十杖于鄉者扶老之器也
廣志云永昌有漢竹圍三尺餘大者一節受一斛小
者數升為椰榼

雲南記云有實心竹文采斑駮殊好可為器物其土
以為槍幹交林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桄榔樹皮似青銅節如桂竹下
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
頂有葉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
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如桃李
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味苦澀剖其皮
蔫其膚熟如貫之堅如乾棗以扶留藤古賁灰并食
則滑美下氣消穀出林邑彼人以為貴婚族客必先
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一名賓門藥餞

雲南記云檳榔樹如栟櫚高七八丈無枝柯上有十

計葉正月結房一房二百餘子花甚香再生即落一
箨箨堪為扇至五月熟大如鷄子以海蠡殼燒作灰
名曰蛤灰共扶留藤嚼之香美除口氣又食令人
齒黑
俞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檳榔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
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
黍其綴實似栟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
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步其旁則寥朗
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盡檳榔圖也
土檳榔狀如檳榔孔穴間得之新者猶軟相傳蟒蛇
矢也不常有之主治瘡雲南志云紫檳榔狀類白荳

葉擣塗惡瘡甚効或食一枚飲冷水即無所傷俗云

馬金囊

南中集有和山花歌序曰樹高六七丈其質似桂其花白每朶十二瓣應十二月遇閏輒多一瓣俗以為仙人遺種滇中更無別本在大理府上関和山之麓土人因以其地名之余過時值花盛開其歲遇閏試摘驗之良然此花即會城土主廟娑羅樹花也佛日盛開其色白微帶黃意異香芬馥非凡花臭味中出一蕋如稗穗垂出瓣中今歲丙寅閏六月花瓣凡十三相傳高僧以二念珠入土一珠出樹不知大理所傳仙人遺種者又出何典故且不獨和山有之也王

伯學紀聞云梧桐下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為一月
耳有閏十三葉平園閏月表用梧桐之葉十三不知
堯時曆草于閏月何如
酉陽雜俎曰蔓胡桃出南詔大如扁螺兩隔味如胡
桃或言蠻中藤子也又油點草葉似君達每葉上有
黑點相對
又曰石榴一名丹若南詔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紙味
絶于洛中
始安王賜沈約茯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約有謝表
或曰蒟醬雜蒌醬也取蒌之鮮者蒸其汁味如醬梁
武帝日惟一食食止菜蔬蜀獻蒟蒻嗽覺美曰與肉

何異勅復禁之令雖芰味與肉同蒟蒻當亦芰類與

胡蔓毒草名滇南名火把花

爾雅荏豆苗似小豆紫花可為麪生朱提楗嘉曰荏

豆即蠶豆蜀人呼為胡豆一名戎豆春秋齊侯來獻

戎捷傳曰戎菽也即此管子曰北伐山戎出冬葱戎

菽布之天下中國有戎菽自齊桓伐山戎始而滇有

戎豆則爾雅已稱之柘榴因張騫入中國滇有柘榴

亦不自張騫始

波羅密樹如荔枝樹稍大皮厚葉團有橫紋小枝附

樹身上生一枝含數實花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

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如蜂房近子處可食與熱瓜

無異而風韵過之子如肥皂核大亦可啗食味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今暿支蜀黔亦有

山石榴花一名映山紅一名躑躅一名杜鵑花躑躅春羊見之而躑躅也杜鵑者杜鵑啼時開也蜀中彭縣丹景山多產此花唐張籍詩云五渡溪頭躑躅紅嵩陽寺裏講時鐘春山處處行應好一月看花到幾峯注云杜鵑花也羊食則死見之躑躅又唐人呼為山榴花雍陶聞杜鵑詩云深山一夜幾枝紅是也又李群玉山石榴詩洞中春氣朦朧暄尚有紅英千樹繁可憐夾水錦步障羞殺石家金谷園又雍陶歎靈鷲寺山榴云水蝶岩蜂俱不知露桃凝艷數千枝

山深春晚無人賞即是杜鵑催落時滇中種類甚繁

俗呼山丹花永昌張司徒作二房記嵩山茶山丹二

種也

以藥毒諸夷飛檐取人于數十步外無不中

命曰校標按文選注竿竹大如戟種實中勁強交阯

人以為矛校標當作竿

毾㲪施之大牀前小榻上紋以登牀雲南百夷有之

曰坐墩緝毛為之

斜紋布古名象紗產臨安東粤產象故亦有斜紋

南詔傳云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林上向兩屈而

下直取以為弓不筋漆而利名曰瞑弓

陸賈南中行紀云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女子以綵縷穿花心繞髻為篩梁章隱詠素馨花詩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花繞髻之篩至今猶然丹鉛錄載楊用修詩曰金碧佳人墮馬粧鸚鵡林裡採秋芳穿花貫縷盤香雪曾把風流惱陸郎

高史云南海有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甘美舊志云樹頭酒樹類桄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李土人以麴納罐中以索懸罐于實下倒其實取汁流于罐以為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麴惟取其汁熬為白糖其葉即貝寫緬書用之譯用之

詩云昔年南去得吳橋插遜杯前共好春南州見
物志府載其事今緬甸軍民宣慰司有此
舊志云北勝州有獅頭柑狀如獅頭其色黃大如椀
其味寂甘鄧川州有猩猩果高數丈春花秋實果如
彈丸色如血味酸可食
類林云新羅國多海紅即淺紅山茶而差小自十二
月開至二月與梅同時故曰茶梅劉仕亨曰小院猶
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
徐熙帶雪枝
吳都賦云鄉貢八蠶之綿注云有蠶一歲八育雲南
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蠶言蠶養至第八次不中為

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蠶之綿李商隱燒香曲云八蠶
繭綿小分炷獸焰微紅隔雲母
博物志云驃國諸蠻並不養蠶收娑羅木子破其殼
中如柳絮細織為幅服之異之娑羅籠段
唐書云自曲州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
越二旬而蛹織錦縑精緻太和祈鮮而西人不蠶剖
波羅樹實狀若絮紉縷而幅之今滇人不知蠶桑尺
寸縑帛仰給江南所織綿布亦不足供惟賈人是
需而所謂波羅實者亦不知其種彙矣
廣志云驃國者白桐木其花有白毛淹漬織以為布
詩義疏云白桐宜琴瑟雲南牂牁人績以為布

王敞詩紙錢飛出木綿花李商隱詩木綿花飛鷓鴣飛南中木綿樹大如抱花紅似山茶而蕋黃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張勃吳錄云交阯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按此即今攀枝花阿迷元謀十八寨皆有之

蘇子瞻嘗于瀹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云朔風三日暗吹沙旋龍捲起噴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欄堆愁女媧大明廣庭蹈朝賀雉尾不掃粘官韡宮中材人承聖顏擇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百妖喜斗酒十千誰復慳子瞻以歐陽公尤知聖俞者因以遺之歐公家舊畜

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其聲清越如擊金
石遂以此布爲琴囊二物歐公謂真余家寶玩云
越嶲國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經月肉生如故
漢成帝時越嶲交阯獻長鳴雞一食頃不絶同雞晨
即不漏驗之晷刻無差長距善鬪
續博物志曰犀生越睒以陷穽取之每鼓天震雷暴
雨梁祚魏國統云西南夷土有異犀三角夜行如大
炬火照數千步或時解脫則藏于深密之處不容令
人見之王者貴其異以爲簪能消除凶逆
華陽國志雲南郡出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
今瀾滄江潯多孔雀其食金剛纂故羽有毒嘗浴于

江誤食水亦殺人好事者捕之畜于家飼以稻粱年餘乃無毒矣

鐵鸚哥鶻也一曰鶻舅蜀地名鴐鵝滇中名鐵鸚哥又名棕油郎五更楓鳴不止至曙乃息丹鉛錄曰月令鶪始鳴鶪即伯勞也左傳曰伯趙樂府曰伯勞今不識為何鳥禽經注云伯勞飛不能翱翔直刺而已形似鸜鵒但鸜鵒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易林曰鷙必單棲鴛必匹飛此鳥好雙飛未嘗雙性亦能擊搏鷹隼於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擲擊之

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色鮮不黯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

數若加之鞭箠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至于一手帶如此永昌須輸其說出華陽國志今永昌郡絶無此彼中人言蓋出三宣徼外古貢自永昌遂以為永昌產耳

博物志云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為蔡茂是兩頭鹿名也獸是鹿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蛇毒永昌亦有之魏宏南中志曰雲南郡有雄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主食毒草名之食毒鹿

舊說象之識見其牙皮必泣一枚重千金釋氏書言象七九拄地六牙牙生理必因雷聲天言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兩牙江豬也異物志曰象

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豨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食封肉有十二般惟鼻是其本肉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妬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構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為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潜殺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横骨灰之酒

眠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體重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越賧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賧駿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中盧縣城南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於此穴又得馬數十匹送建業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識其馬毛色云其父所乘馬對之而流涕

異牟尋遣清平官尹輔酋等七人謁天子獻鐸鞘浪劍鬱刃鐸鞘狀如殘刃有孔傍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以毒藥

并冶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
飾鐔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俗謂天降
非人鑄刃劍者以柔鐵為莖幹不可絶用細絲鋼不
折則缺

南蠻有毒藥無方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
降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掘得之

貝蠡之大者可容數升南蠻推之以節樂今之梵樂
用吹和銅鈸釋氏所謂法螺赤土國吹螺以迎隋使
是也梁武之梁有童子伎倚歌梵貝

老學庵筆記曰予初見梁歐陽頠傳稱頠在嶺南多
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

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丈縷亦頗精叩之鼕鼕如鼓不作銅聲祕閣下古器庫亦有之技此鼓南蠻至今用之於戰陣祭享稍非古均不足爲祕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矣

唐書會曰卜人丹沙云西南之蠻丹沙沙所出卜人蓋今之濮人也

又曰湯令伊尹爲四方獻令伊尹曰臣請正南甌隥桂国指子陸童百濮九国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

瑟瑟寶石也唐貞元二年虢州盧氏山冶出瑟瑟時李泌爲陝虢觀察使奏請充獻禁民開採詔曰瑟瑟

之窟中土所無今產于近郊實為靈異朕不飾器玩
不通珍奇常思返朴之風用昭儉之節其出琵琶
之處聽百姓求採不禁
神仙傳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化為琥
珀琥珀一名江珠韋應物琥珀詩曰曾為老茯苓元
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覩古文曰頊羊掇
芥磁石引針頊羊亦琥珀也今秦山出茯苓而無琥
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言龍血入地為琥
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
治以為琥珀舊說松液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尚作
松氣常見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外國來玄中

記言楓脂入地為琥珀爾雅云楓樹無風自動有風則止脂甚香謂之楓香脂一名白膠香入地千歲則為琥珀上有菌食之輒令人笑不止世說曰桃膚入地所化淮南子云兔絲琥珀苗也荊州陵峴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捷者鹿帖地而寫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卻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為也

西京雜記皇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

采婉轉絲繩身毒国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微穫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拾遺記吳主命工人寫潘夫人真狀以進吳主見而書恍以琥珀如意撫按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東昏侯潘淑妃市琥珀釵一枝直百七十萬杜陽雜編唐德宗幸奉天行在無藥餌時有裨將為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之近臣曰陛下奈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凶奴逆恣欻危社稷軍中籍財用人之際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陽煎髯以付英公今朕以人為寶豈以劍匣為寶也左右及中外聞

者無不感悅初德宗出內殿自持火精劍歎曰千萬年社稷豈為狗鼠所竊邪遂以劍斫檻上鐵彼貌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殺如斬彼貌不足憂也及乘輿還夜市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建中二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山有瘴毒不可輕為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鍊之為劍必多靈其劍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磨之則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上所碎琥珀匣蓋以盛劍者

廣志哀牢縣有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者如斛削去外皮中成虎魄如升初如桃

膠凝堅成也

琥珀出西域者色純黃若金西僧以爲念珠滇人呼爲蜜蠟金

淮南子雞子可作琥珀今無其傳近市以桃膏僞爲者色大佳但以手握之則軟

白髮魚戴髮無鱗婦人白而肥出滇池

魏武帝四時食製曰滇池鯽魚至冬極美大理志言洱河鯽美魏武蓋言池之在滇者非必滇池也其實滇池鯽魚自美未遜洱水也

唐太宗宴回紇于秘殿設朱提浮酒瓶受百斛回紇數千人飲之尚不能盡

大理出魚細鱗而纖長長不盈尺多腴腴而味美名

曰工魚雲南舊志載之謂土人不識江字因誤爲工

不知古韻江有工音陶淵明停雲詩時雨濛濛平陸

成江李翱别灊山神文我亦何功路沿大江大理自

昔曉文義故用古韻也

補官師

史記前漢書皆云楚威王使莊蹻畧巴黔以西至滇池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衆王滇後十餘歲秦滅之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之一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若蹻自威王時將兵畧地至此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又其後十五年頃襄卒考烈王二十五年幽王十年王負芻五年而楚滅十五年而秦亡何止十餘歲乎范曄後漢書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滇或云豪即蹻也舊志官書本史漢前稱莊蹻又取後漢書謂豪為蹻裔其實范曄書與注皆無此說

正德間巡撫議祠莊蹻或言蹻與跖並為盜遂止按韓非子曰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為盜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蓋楚有兩蹻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裔孫為將軍平滇自王者總之頃襄為是威王為非莊豪為是莊蹻為非遷固既訛頃襄為威王又惡知不訛豪為蹻作滇志當以范氏為正今宦師仍舊志而附辨于此

漢牂牁太守張亮則字元脩南鄭人威著南土永昌越巂夷謀欲反畏亮則臨郡相諫而止號曰卧龍

晉寧州刺史尹奉南陽人先刺史王遜時爨量保盤南遜出兵攻討不能克又遜卒蠻寇掠州吏民患之

奉重募徼外夷刺殺量而誘降李邊盤南平以功進安西將軍封遷陵伯乃割興古雲南之盤江來如南零三縣為郡奉後降李雄遷于蜀

興古太守李播朱提人晉元帝世刺史王遜移朱提治郡南廣太守李釗救破雒殺賊太將樂和後刺史尹奉郤郡還舊治又雄定寧州復置郡以播為太守

自漢以來官于滇者見官賢或見外傳其美惡其存矣又有政績無所著而傳紀存其名前志槩列名宦為

晉益州牧常松字子于廣成都人三國建寧太守杜良自幼倫晉地人晉建寧太守耿容字仲素廣漢人陳楷字達之安漢人晉牂牁太守毛楚抧人

元史載世祖伐大理時于壬子歲惟鄭昂列傳稱庚
戌歲憲宗征大理國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番諸城
抵雪山山徑盤屈捨騎徒步昂嘗背負憲宗以行敵
據阨險要昂奮身力戰敵敗北帝壯之賜馬三匹至
金沙河波濤洶湧帝臨水傍危石立馬觀之昂諫曰此
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進圍大理晝夜急
攻城陷禽其主帥還命昂居後道經吐番全軍而歸
昂澤州人為陽城縣軍民長官後與宋人戰於樊江
舟覆溺死追封潞國公謚忠肅
同舉連赤海哥從憲宗征釣魚山戲從太子滿哥征
雲南戰數勝至順中贈推誠宣力定遠功臣進封威

寧郡公謚襄靖
勅古思從世祖征花馬國率兵千人結浮橋于金沙
江以濟師中統初論功授益州等路宣撫使賜金虎
符
董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人趙國忠烈公俊第三子
世祖在藩邸命文用主文書講說帳常見許重世祖
自河西征雲南大理文用與弟文忠從軍督糧械贊
軍務丁巳世祖命授皇子北平王雲南王經
立智理威為裕宗東宮必闍赤典文書至元十八年
蜀初定帝閔其地久受兵百姓傷殘擇近臣撫安之
以威為嘉定路達魯花赤會雲南盜起號數十萬聲

言欲寇成都威馳入告急言辭懇切繼以泣涕大臣疑其不然帝曰雲南朕所經理未可忽也乃推食以勞之又語威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耶御之爾方係之不以其道故為亂耳其歸以朕意告諸將叛則討之服則捨之毋多殺以傷生意則人必定矣元貞七年遷西川行省參之政事八年進左丞雲南王入朝所在以驛騎縱獵威曰驛騎所以傳命令事非有急且不得馳況獵乎王憚為之止獵

傳羅歡晃答兒幼子撒木哥之孫瑠魯火都之子也時諸侯王十又臣皆有斷事官博羅歡年十六為本部斷事官從世祖呈于雲南王愛哥亦為其省臣寶

合丁毒死事覺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四人奏上皆不稱旨丞相綠真以博羅歡聞帝可其奏歡辭曰臣不敢愛死第年少不知書恐誤事耳帝乃以吏部尚書引帖木兒轉其行未至雲南寶合丁密以金饟迎餽所與究其事博羅歡懼其握兵徼外拒之恐致變陽諾曰吾橐不能容不且持歸待我取之博羅歡至則竟其獄誅寶合丁等而歸其金于省陛見帝顧謂綠真曰御舉得其人矣賜黃金五十兩

玉律术王君侯王鑑皆元臣史失其官世祖次臨洮遣术等諭大理不果行師過大渡河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離大理北四百餘

里復遣朮等往使不報後齊入大理日城破而我使
不亡討必死矣命姚樞搜訪圖籍乃得三使既瘞命
樞為文祭之後以王鑑于天赦貧不能自存詔加優
恤又授王君侯子如珪正八品官
禮部郎中劉芳中統元年使大理至吐蕃遇害詔邮
其家
本朝兵部上書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弘治己未進
士嘉靖七年武定尋甸鳳氏煽亂奉
命視師討平之是年兰部致又以公提督雲貴川廣
軍務己而西川議撫遂罷西征還京
右參政何鏜麗水人隆慶初任亓亓翼翼人推君子

之風而西興心符絕無畛域士民悅服歸之
右參政徐中行字子與歸安人以文學稱中興之彥
而治行表表郡邑之吏向風
提學僉事方沆莆田人初左遷安寧提舉鹽政之暇
樂與賢良文學談說經史轉督學品隲名下士無遺
者著述淵富滇人士手抄而藏之
謝肇淛晉江人萬曆中任右參政才情寶合滇以西
郡邑資其彈壓恢恢乎餘力以修竹素淵乎素矣有
滇畧四卷刻于葉榆
崇陽汪文盛四明張時徹西門劉講長洲皇甫汸番
禺郭棐天台王士性吳郡馮時可皆著聲聞芘而宦

滇著作尤多

郎文煥李豊人以貢薦更滋江守津騎自廣南之仕

蠲煩苛減租賦滋水如練暎其氷清近代守令之宦

曲靖同知孫台初爲雲南司理再遷北勝知州三仕

咨有實政大理保之礎挺身監露益之兵師克有功

辛于行聞近崇祀北勝宦祠

宦賢封王者韋皋封南康郡贈思丁封咸陽納速賜

丁封延安沐英進封黔寧晟進封定遠封公者忙古

帶封濮國忽辛封雍國愛魯封魏國傳女德封潁國

沐晟吳復俱封黔國封侯者文齊封成義馬忠封博

陽亭沐英封西平郭英武定佹成安慶藍玉永昌胡

海東川金朝興宣寧陳桓普定張翼鶴慶張銓永寧
曹震景川王志六安蔣貴定西耿炳文長興封伯者
王驥請遠休爵定謚
其得謚者漢諸葛亮唐韋皐同為忠武元忙古帶為
威愍贍思丁為忠愍忽辛為忠簡愛魯為忠節
本朝王禕為忠文吳雲為忠節沐英為昭靖春為惠
襄晟為忠敬昂為武襄斌為榮康琮為武僖樊瑩為
清簡何孟春為文簡林俊為貞肅蕭彥為定肅伍文
定為忠襄張佳胤為襄憲楊慎為莊介王恕為端毅

補流寓

唐李善揚州江都人受善有雅行淹貫今古不善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累推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

續博物志曰廣德先生杜光庭處州人仕唐爲內供奉避亂入蜀王氏爵爲師臣舊志稱蜀青城人豈光庭隸蜀入滇遂自謂青城人乎

元晚脫顏帝時爲中書左丞多徇私怨至正中自請出師代徐州賊翰臣上章留行不果遂假便宜總制

軍馬破賊于徐州又破張士誠于高郵城外哈麻害
其寵嫉御史袁賽因等劾之削官爵淮安安置詔史
軍中襲伯遂曰丞相嘗受密旨宜一意進討且勿開
詔脫脫曰是與天子抗也如君臣何遂受詔既而臺
臣又論其謫輕再徙雲南之鎮西騰衝知府高惠欲
事以女辭曰吾罪人也安敢念此後再徙阿輕乞之
地惠發兵圍之哈麻矯詔遣使賜以鴆

補外傳

元劉深雲南左丞大德中倡議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内功蓋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入百媳婦未奉正朔宜用兵征伐哈剌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絶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国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將以往道出湖廣民疲于餽餉及次順元深脅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因民不堪舉兵圍深于窮谷首尾不能相救事聞遣平章劉国傑往援擒蛇節斬軍中然士存者纔十一二轉餉者亦如之訖無成功帝始悔不用哈孫言會赦有司議釋深罪哈孫曰徼名首釁喪師辱国非常罪比不誅

無以謝天下奏誅之、
舊志載晉元帝時孟才為建寧太守驕暴無恩為郡民所逐刺史王遜乃分鳖半為平夷郡以南為夜郎郡四縣按沈約南宋書載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牂牁朱提建寧立平夷夜郎二郡置太守後避桓温諱改平夷為平蠻華陽國志以孟才王遜為元帝時人元當作懷

本朝諸王考

岷王諱楩

高皇子洪武二十六年建邸雲南二十八年之國建

文初廢爲庶人靖難初復國與守臣交惡

文皇賜書諭王召守臣戒之未幾又多不法

上怒罪其府僚奪冊寶尋念王因繫又復與冊寶

洪熙元年徙武岡州景泰中薨謚曰莊令王在武岡

其祿寂薄凡滇人士過武岡者王以為先世舊封於

此咸加禮焉

周王諱橚

高皇子

高后出洪武十一年封于開封二十二年棄其國之
鳳陽遷雲南永行建文中以誣服竄雲南已而召還
靖難後復封王洪熙中薨謚曰定次子有勲永樂中
封汝南王得罪于父
文皇遣至雲南居大理後定王老始歸王在大理有
無爲寺記見藝文宣德中復以罪廢爲庶文
靖江王肆守謙
太祖長兄南昌王孫父文正少孤其母王氏守節撫
文正依
太祖兆長累從征伐後守江西有罪安置桐城
太祖召王慰諭曰兒無恐我育汝長且封汝未幾文

正辛洪武三年封于桂林桂林倚秀山前有元順帝潛邸改為王宮未幾廢居鳳陽閱七年使居雲南賜璽書戒諭以王雲南以作書通百夷忤上意又以貪暴召還二十五年薨于贊儀永樂中復遣之國

勝國諸王考

元諸王表曰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然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輕重厥後遂有國邑而賜印之等猶前日也

梁王甘麻刺世祖孫至元二十七年封金印獸紐出鎮雲南二十九年改封晉王出鎮大斡耳朶大德六

年壽謚獻武追謚顯宗子也孫帖木兒襲封晉王至
治二年立爲皇帝
梁王松山顯宗子至元三十年以皇曾孫出鎮雲南
梁王禪系出松山延祐七年封雲南王金鍍銀印駝
紐泰定元年進封天曆元年帥師與太平王燕帖木
兒戰于榆林兵敗見殺
雲南王忽哥赤世祖第五子至元五年封金鍍銀印
駝紐出鎮雲南後進封金印駝紐張立道列傳稱皇
子雲南王受哥赤爲其臣寶合丁毒死或即其人與
雲南王也先帖木兒系出忽哥赤至元十七年襲封
金印駝紐

雲南王老的至大二年封金印駝紐

雲南王帖木兒不花梁王禪于泰定元年襲封金鍍銀印駝紐

周王世球武宗長子初武宗祖弟仁宗立約以次傳于世球延祐三年議建儲時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為太子又與太后幸臣失列門譖于兩宮封周王出鎮雲南行至金山西北諸王率衆來附因居北部其後文宗遣使迎于漠北遂即位是為明宗

梁王相匝剌尾爾密元末以宗室鎮雲南其世系未詳

天兵代之飲鴆死

補人物

文皇帝夜夢赤龍蟠從若扶掖之狀次日視朝畢編察臣班無朱衣者惟安亨揚益應貢入太學隨朝因天寒著南中制毯衣於藍衫之下其赤朝士以對上大悅欲以八座待之家臣以爲非耳遂授兵科給事中歷陞工科左右給事中

上嘗召與對奕時以手撫之恩遇篤至洵

仁宣二廟乃出守漢中又謂繫成都告歸

正嘉而前省城科第盛于西方文昌閣上爲小雁塔紀之其蔽答者嘉靖辛卯周翁俊等赤幟于士林從遊者中焉爲多介弟濡亦在提命中舉于丙午又有

張翁克典者字懷虞錚錚曉典數奇止得貢以廣文先生嚴立庭之教其子翱棟應丁酉御試纔十七初塲出問之曰塲中今年添幼童速士子文不覺煩亂文殊短促即大怒曰所學何事取杖杖之幸疾走得脫而翱棟是科竟入彀

張郁蒯字元馨七歲遊郡庠楷書篆隷繪事俱稱獨步以貢仕重慶司訓試署巴巴鎮筭用兵儲稽數萬武倫因缺當事以異才欲薦會弗克奏功而止遷廣川學正郡志以名宦稱其能教再遷廣東惠州教授人愛得師未久引年以母老終當將題之在惠識歸善之宮詹楊文懿公起元文懿銘其墓有卓哉高人

允矣大雅之稱
施繼達字元善丰儀都雅自少以美才篤行聞中嘉
靖甲午鄉試會試數不偶揀選得山東蒲臺縣憫其
罷敝刻持廉操均派京盡糧役細民德之巨室弗善
也竟以開任歸友于毋弟繼述擇師延友以至學成
中甲子科為晉安守其他倫誼之厚多類此
周紹稷字太璣永昌人嘉靖壬子科鄉舉仕至襄府
紀善遂家焉博學能文賦才尤擅王元美司寇雅重
之唱和為多中戊子科周變其父也嘗為雲南府學
教授
陶庚別號星予嘉靖丁酉鄉舉仕至承天府判歸田

卜築西寺之右日望西山吟哦而已屏跡城市自老無求太守鍾公親駕請為鄉飲大賓辭不獲乃入城隨拜親識然非其志也因作詩云可笑衰門老賓客等閑卻上信陵車從此遂不復出今其田宅已不知所在遺稿亦無從收故老有談其事者如此

馬斷文別號月川以儒士為中書

神宗在中朝繼文為侍書每日做紙大小真草皆出其手而

宸翰飛灑可傳實賴之以是恩遇絕厚留書敬畏二字賜之後又為御製詩一章官至太常卿仍賜二品服繼文為人閑典而雅馴居燕之日久言語在南北

之間酷嗜椟榔日可數十死之日
神廟爲憫恨不怡
蘇大綸字理之昆明人隱居樂善不求聞達教子舉
明經三爲博士見孫舉于鄉人謂穆翁爲善實食其
報前巡撫李公壽為方伯時造其廬督學江公和吏
禮重之俱不見年九十七而終
處士童璧字邦祥生而向佛齋居蔬食焚香持誦時
自力田所得租錄舟道晉寧即于盤龍山禪院供佛
飯僧曰此中米廣而價廉吾所以爲此者欲以出吾
力者表吾誠耳其它爲善事類此年八十一無疾而
終遺言不及家業第囑其子勉爲善而已

邑諸生來會智字養晦厚重端詳稱其質龢與友交
即至厚者不見戲笑於書無所不窺每試高等而數
奇以老其没也學使劉公伯燮哀之以冠裳榮其父
而善視其子其妻梅氏守節今已八十餘
感克之變南村婦有被驅而奔竄者始猶雜衆人中
自知不能前行至南霸關外搴袂投河沿流而去竟
不知為誰氏之子東海樵夫紀于湖上從婦之烈泯
泯也
永昌郡北津橋俗名板橋有李姓婦李氏家莊城中
寡居景泰末都督毛勝以達旦降中国鎮守永昌
遣人取李時勝勢熾焱聞者震讋其姑與父母皆

勑從之季不應以刀隨生卧不置曰再來即自剄勝遣別官以勢動之守死不二遂獲免後旌表者皆不

又

永平民有受傭為人傭作者以他役適期不赴主人怒而逐之哀求不納哭而去曰老母無食柰何行未幾倦卧道旁夢一人撫其背曰無傷也某山之原有竹試往攀之可得米以養親覺而憶其山舊遊也往之竹下果得米于時萬曆庚寅辛卯間也滇中一時所在皆有之晉寧楊德全太守時為司徒郎出差歸里又入京携以饋其米非稻非麥長三倍于稻米作粥不稠濁為飯潤而甘微帶香味

滇郡布衣李春茂有土人風慨雨學圮壞願捐貲修
葺請于督學行郡縣之檄取至郡下衙役不無苛求
諸弟子員聞而不平茂不訴也郡縣賓白其高誼學
使者以爲義人崇奬焉學宮落成所費實夥又推其
餘力修西寺有聞阻者遂不果竟卒
節婦段氏生員王重光之妻字十六年而重光死段氏
守節事舅姑鬻產以葬視兩子學每至夜分坐前督
經當路表揚今崇祀節婦祠
繆氏鄉賢繆白女孫適吳承祚夫婦無子守志不二
以女紅自給垂五十五年之嗣竟無以節舉者
謝氏百戶楊廷詔妻二十而寡無嗣有姑在堂守養

事姑至七旬而終鄉鄰僉舉無間言其姑夏氏爲方

伯夏公選女選見鄉賢

補方技

揭向春大理諸生精大定數徐左伯將征郡縣延春問數時正署定案見春至置筆而進之類脫于管春前揖曰不利公宜無往徐公不應後竟蒙難如所言巡撫歐陽公重書一梅字令之占而不言所占何事春曰梅有兩人字而下有母字公將舉兩子後生者得男赤文疾人也後歲餘歐公復見之問曰予言信然所云赤文疾人隱語也今可得聞乎春曰是生以天赦日當名赦保公服其神命晰其義曰赦從赤從文疾人即保字歐公悟曰數學能奇驗乃爾後以明經為武定府學教授所著有心易發微諸書多微言

人罕得其傳

黃拱斗字文極晉寧人性穎異務讀書旁及百家技藝無不精究初以計偕遊京師與一人奕其人喜其知音遂盡得其所習觀象之法而歸月朔日至三日每夜升屋仰觀天象熟察星纏遂書一日雨暘風雷及地震妖異之事一一符合有不合則更升屋而觀愈久愈精至不失絲髮竟未仕卒卒之年月日時咸預知遍告親識盡焚其書

補羣祀

榆水西北岸各有水神祠神狀牛首人身或虎頭雞喙皆大石自地湧出實非人工也滇郡亦有神祠羊首人身亦不知其所從來山海經曰四荒之山有神獸面人身其說蓋與此合

哀牢山下有二廟俗名大官小官廟每正月十六日蒲蠻會祭誠中亦往凡水旱官亦往禱焉其題神牌大官則曰大定武方天下靈帝小官則曰大聖信道刹物靈帝蠻人相傳大官為叔小官為侄大官廟被火焚其衆易以禮服小官廟未焚其塑像之制與蒲蠻同張南園謂衆氏出自哀牢山故蒲人而蠻飾二

官蓋蒙氏遠祖志草謂為段氏二子歸仁歸義不知
何據今祀志因之
永昌城西北二里有紅廟內祀兩牌曰廣祐山川安
民景帝懿德聖母淑明仁后蓋蒙氏僭號時所立也
蒙氏世隆累寇邊唐妻以公主后高駢敗之憤恚疽
發而死偽謚景莊皇帝正其人也
滇人敬諸葛公特甚祠之于其營僭謚之曰神武有
徵靈通昭帝
國初修祠而革其號

補方外

滇郡北鄉山中峯頂舊志浮圖從形家言也俗言蟲

蝗塔謂建塔無蝗患今塔壞而址存

筇竹寺剏自元僧雄辯結茅數椽後漸充拓後又有

玄堅黃龍無相皆以元朝褒封今有三塔在寺左方

萬曆間重修之後鉅麗壯觀又鑄銅為萬佛寶塔于

殿前

僧雪谷滇郡人善書畫今傳其所書尋牛圖字畫端

楷書有古意所畫蘭一幅值數縑

孫庭蕙郡人隱于青囊術與人藥不問值遇人授以

上乘臨終偈剃云身本從幻生幻化患何在形寄迹

陵中神遊六合氷起悟透脫在禪玄之間不食五日
聞異香而化

僧寶山不知何許人僧臘禪心雞山古樹同參者依
為法侶時作言詮盡超法席

九菴姓劉氏遯迹幽靖有識之者云曾以通籍為達
官卧病垂死有異人導之離染遂愈在滇十餘年而
卒言論修持遐邇皈仰

義印亦不知何方人行脚至滇結菴于祿豐萬山中
其池有異境時振錫滇池貌癯神清飄然
詩皆迥出常格人莫窺其際化時已九十